

ISSN1003-6849

XIANGXI

WENSHI

ZILIAO

湘西文史资料

田仲达诗文专辑

第二十四辑

1992/1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湘西文史资料

田仲达诗文专辑

第二十四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湘西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

田仲达诗文专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主编 张二牧 责任编辑 谢心宁

湘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发行

(吉首市团结西路8号, 电话 223833)

邮政编码 416000

四川省地方国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 7.9 字数: 185千字

1992年5月印刷

印数: 1—5,000册 定价: 2.20元

国际标准刊号: ISSN1003—6849

国内统一刊号: CN43—1012/K

●主 编 张二牧

●责任编辑 谢心宁



作者像(摄于1983年6月)

祝贺《田仲达诗文专辑》与读者见面

黄 有 为

田仲达同志在旧社会戎马倥偬，曾任国民党军连、营、团、师、副军长等职。1950年元月，他认清形势，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，弃暗投明，毅然起义，得到良好的政治归宿。建国后，他曾任省、州政协委员、省人民政府参事、州政协主席、全国六届人大代表等职，长期与党合作共事，积极参政议政，是我党的诤友，是省内很有影响的民主人士。

田仲达同志热爱祖国，十分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。他在海外有不少老朋友，时刻盼望他们早日归来，曾写不少书信通过电台广播，积极宣传祖国大好形势。海外有的朋友受他影响，回国探亲观光，深感中国共产党的伟大，社会主义祖国无限美好，并表示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。

周恩来同志亲自倡导的文史资料工作，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一项促进祖国大团结、大统一，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惠及后世的重要工作。田仲达同志积极响应周总理号召，毫无保留地将自己“亲历、亲见、亲闻”的资料撰写出来，在文史刊物上发表后，受到各界人士及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田仲达同志心胸开阔，喜欢唱曲写诗，表达豪情。他走到哪里，唱到哪里，写到哪里。尽管年纪大了，思路仍然敏捷，触景生情，出口成章。这已成了他的良好习惯。他将自己的文章8篇、诗歌200首结集出版。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，在此表示祝贺。

1992年4月30日

(本文作者系中共湘西自治州常委、州政协主席)

自序

满清末叶由于清王朝的腐朽没落,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后,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,成立了中华民国。可是做帝王迷梦的袁世凯称帝及张勋复辟的肇乱后,国家又造成了四分五裂,军阀割据,南北分裂,各省大唱联省自治,形成了无政府状态。这时,世界列强乘机侵略,意图瓜分中国,真是内忧外患,国将不国,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,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。

此时,湘西一隅,地处偏僻之域,交通闭塞,文化落后,为各省军阀鞭长莫及。一时各路豪杰蜂起,称王称霸,互相吞并,最后归陈渠珍统治,更是招兵买马,野心勃勃,派捐勒索,无所不为。

我生不逢时,碰上这早于斯、夕于斯的大动乱时代。我自幼攻读经史子集,对于中国有激愤不平的夙愿,一来为了富国强兵,二来为了光宗耀祖。于是离乡背井,寻求出路。但几十年来,我却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,半生军阀,半生革命,侥幸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才走上了康庄大道。

现在年已 87 岁,尚能读书写字,开会吟诗,所忆所感,陆续写成一册。其间,既有我前半生奋斗的经验教训,又有我后半生弃暗投明的艰难历程。现在,我儿孙绕膝,生活安定。故在安闲的生活中,不时翻翻迹印,表表旧情,以志不忘也。是为自序。

田仲达

1992 年 4 月 29 日

田 仲 达 诗 文 专 辑

祝贺《田仲达诗文专辑》与读者见面	黄有为 (1)
自 序	(1)
一 家庭身世 投笔从戎	(1)
二 参加北伐 凭吊荆沙	(5)
三 进黄埔 做时代军人	(9)
四 上海抗战 血洒沪江	(14)
五 远征滇缅 奋战松山	(18)
六 抗战胜利 胶东受降	(22)
七 认清潮流 滇南起义	(28)
八 转建回湘 潜心参政	(35)
九 诗歌二百首 遣怀萍踪	(39)
编后小记	谢心宁 (243)

一 家庭身世 投笔从戎

我于1906年(清光绪三十二年)1月26日出生在原属永顺县的田家保第四甲下不尺,1949年解放后,这个地方改为现在的古丈县茄通乡下不尺村。

我的先辈世代务农,耕读为本,土家族。祖父田明义,一生勤劳俭朴,寒来暑往总是赤脚草鞋,草绳缠腰,乡中至今传为佳话。父亲田祖梁、母亲田四妹都是省吃苦做的庄稼人,膝下生我弟兄5人,姐妹各一。两老抚儿育女,自耕自食,遇上好年景尚能自给。我得父兄庇荫,7岁开始在本村入塾读书。民国初年,湘西辰沅、永顺等府县,先后由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和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所统辖,因其招兵买马,捐税苛重,人民生活极苦,文化教育更是落后。当时湘西一隅仅有一所永顺初级中学,我本想负笈永顺县城,无如地方兵匪不分,寸步难行,只得就地习读孔孟,到了1923年,我已习读11年“四书五经”。这年代,苛索加剧,家境日衰,一蹶不起,所有祖业遗产典卖过半。父母迫于一家生计,又只得租种本村地主田明钊、业者湖地主田明近、田祖盛(原系我家卖出的祖业田)的水田约12亩,至于我的经史的学业也就到此止步了。我因受了孔孟“修身”、“齐家”、“治国”、“平天下”学说以及程朱理学的影响,对于地方官绅的压榨剥削和土匪的掳掠行径,深为痛恨。

记得有年秋后,我们弟兄同父亲给业者湖地主田明近送租谷时,那天下雨路滑,天色黑了,只因走进地主田家的朝门未打号子,田明近认为这是对他不恭敬,当场破口谩骂我们,并且扬言要收回租给我家的田。朴实持重的父亲,为了一家的生计,忍气吞声,说好说歹,还送些礼物,才让我们继续租种他的田。我面

对此种毫无公理的世道，愤恨极了，觉得再也无法在家乡安身下去了。

更有甚者，一天，一伙湘西巡防兵窜进我们村寨。一进村就乱放枪，搞得鸡叫碗响，乌烟瘴气，光天化日之下翻箱倒笼，奸淫掳掠。到了晚上，强行驻扎在我的家里，连我家的腊猪腿也拿去吃了，老母鸡也被宰杀了。还砍掉我家留着过年吃的满心白菜10多棵，其实砍两棵就足够了，因为他们单吃白菜心，余下的都白白糟踏了，真是伤天害理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我看在眼里，气得本想杀死两个，但又怕连累了村里的乡亲。可见，这伙湘西巡防兵跟那些打家劫舍的土匪一模一样。当时，永顺县王村有个土匪头目叫向焕然，他带一伙乌合之众，长期在现在的古丈县断龙乡、茄通乡一带，为所欲为。还强迫农民为他在断龙山修筑堡垒，派捐派款，烧杀淫掳，附近稍有姿色的妇女，受侮受辱，无一幸免。向焕然这样的匪徒，后来却被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委为团长。此后，这个“向团长”更是变本加厉，肆无忌惮，明捐暗劫，日兵夜匪，搞得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

我生活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家乡，真是坐立不安。每每念及家事国事，心中热血沸腾，又无法压抑下去。所以，我只好背着朴实苦做的父母，含着辛酸的眼泪，不辞而走，离别了哺育我的家乡。此情此景，可谓“双目涔涔下洞庭，负疚原为除妖氛；而今我非木石子，他日青云再报恩”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自此离开双亲之后，到我1952年解放归家时，慈厚的父母都已辞世。子欲养而亲不在，造成我终身之大憾。

我于1924年春天，孑然一身到了长沙，投奔到姨父母家中。一见到他们，我陈述了家中的状况和自己的来意，姨母仍同没当太太时一样亲热。姨父蒋昌钧，是保靖县人，毕业于湖南讲武堂。此时在赵恒惕部的长沙卫戍团担任连长。这位姨父官职不大，官气却很重，见了我不大多讲话，似乎有高人一等的味道。只因姨

母慈祥，对姨父也就无所计较。

初到长沙这座古城，我有时游游风光胜地，看看市面，总不免感觉人地生疏。身在异乡，每当想起家乡情况，更是觉得个人前途茫茫，睡也睡不好，吃也吃不香。一天晚上，我睡在床上，听到姨父同朋友们谈天，他们从打麻将、吃喝玩乐谈起，后来谈到赵恒惕与唐生智的内部矛盾，互相为了扩充势力，明争暗斗，弄得貌合神离。唐生智当时是赵督军的第四师师长，东安县人，他的防区又是湘南，占了天时地利与人和，此人整军经武，颇有雄心。赵督军怕他生变，委以“湘南督办”之职，殊不知如此加委，竟是为虎添翼。后来北伐时，唐生智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建制，并且首先“倒赵”，洞开湖南门户，迎接北伐大军。蒋介石以唐生智直逼武汉有功，委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之重任。当时，唐生智的军衔在何应钦、李宗仁、程潜、朱培德等人之上，可谓显赫一时。

我当时听姨父他们聊天，觉得津津有味。但是最使人惊奇的，是当上个师长真了不起，我要是有朝一日有了那个权力，非把湘西那些称霸的土匪统统消灭不可，让老百姓安居乐业，为家乡人民出口闷气。要实现这个心愿，除了去从军别无出路。于是，与姨母商量，结果得到了姨父的保荐，送我到卫戍团当兵，学习军事。我初次进去一看，感到营房、操场设备很好，器械设备也很齐全。每天三操两讲，时间排得很紧，对于生活教育很是注重。如吃饭、睡觉、礼节等等，都有详细的规定，严格的要求。特别是对于军人的基本姿势，更是要求严格。如“立正”姿势，除了把你的身体练成象木头样的标杆笔直之外，精神上还要把你凝固起来。喊声“立正”，要做到“猛虎起于前而不顾，泰山崩于后而不惊”，把一个有灵感、有生命的青年，弄得变成个凝固的躯壳。这就是叫人绝对服从命令，坚决为长官卖命。这种训练，实质上是一种机械教育。我在这个卫戍团学习将近两年时间，学了一点军

事常识，掌握了一些班、排、连的指挥技术。因为我是有目的地学，一切都认真对待，尤以射击、刺枪为我之特长。在射击比赛中，我是特等射手。回想当年，我还有点豪情，不过都是出于含泪离别家乡，“负疚原为除妖氛”而已。

此后，我随部队攻击常德德山熊克武的战役，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实战演习的机会。头3天节节逼进，战斗顺利，到第四天攻夺制高点时，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，我凭着勇气显示身手，果然自己左眼角负伤，幸而不死，亦未致残。伤愈后，战事结束，回师长沙。我们的军事教育至此告一段落，随后应朋友之约，就离开了长沙，旅游黔东另谋职业。这就是我初出茅庐出见世面的一点痕迹。

（原载《湘西文史资料》第十七辑）

二 参加北伐 凭吊荆沙

1926年春天，我到黔东锦屏，如约会到了李世魁、吴开德（他俩都系贵州讲武堂毕业）两个老朋友，真是高兴万分。他们见到老上司王天生师长（王天培之弟）。李、吴2位都在王天生部机枪连，李世魁当连长，吴开德当副连长。这个部队，原是贵州督办王天培的队伍，现在已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，王天培为军长，已列入北伐序列。王天生师，是该军第三十师。我被推荐在该师师部任中尉联络参谋。后随师北伐，经洪江、沅陵、常德，向鄂西进发。这年10月，我部到达荆沙南岸，解决了吴佩孚所属卢金山之一部。并缴获两艘兵舰和两个军用仓库，获得了大量辎重及武器弹药。这时，王天培收编了吴部投降的潘善斋、颜德基两旅，改编为教导一、二两师。记得正是春节期间，部队就地休整，待命东下。

当时北伐军的建制和形势：第一军军长何应钦，第二军军长谭延闿，第三军军长朱培德，第四军军长李济深，第五军军长李福林，第六军军长程潜，第七军军长李宗仁，第八军军长唐生智，第九军军长彭汉章，第十军军长王天培。这就是所谓北伐的10个主力军。其他如云南的龙云，贵州的周西成，四川的刘湘和高唱“大学主义”的川黔督办（北洋军阀的西南大头目）袁祖铭等，其名通电易帜，拥护革命，其实徘徊观望，不肯出兵。当时的形势：中路北伐军朱培德部攻下南昌后，即向祁门、九江推进，右路何应钦部在攻克福州后，亦向温州、杭州挺进，沿京广前进的七、八两军和第四军的主力，攻占了武汉。这时，我们鄂西的第十军这一路，便在荆沙地区整补待命。春节期间，我等幕僚人员也落得个凭吊荆沙古迹的机会。如参观荆州的赤兔马槽等等，还站在荆

州城楼上南望滔滔大江，不禁使人想起“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”的曹孟德，当年曾经在此横槊赋诗，一代枭雄，而今安在哉！当时联想起号称统帅 30 万大军的吴佩孚，武汉一战，就被打得落魄丧魄，逃出武胜关，这个军阀比起曹孟德，不过是个乱世魔王而已。

1927 年 4 月，北伐军东南路战事长驱直进，势如破竹，一举攻占长江咽喉之九江、安庆。江左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王天培部已由荆沙沿长江北岸东下，部队经过鄂东时，我得悉贺龙师长率部驻在团风，我即前往团风，与独立第十五师师部联络，心想见见这位同乡人贺龙师长，有心跟在他的手下工作。我到达他的师部时，因他已外出开会，而未得见面。真是高兴而去，扫兴而归。如若当时我会到了贺师长，我的希望成功了，那么我将成为南昌起义的一员，大概就不会当上半辈子所谓的“精诚”工具了。回想往事，不胜感慨系之。

1927 年 5 月，我师到达安庆后，即沿舒城、桐城向合肥挺进。其时北伐军军威很壮，沿途虽有接触，但敌军无大的抵抗，我们的枪一响，军阀队伍节节败退。北伐军每到一处，老百姓箪食壶浆，前面打仗，后面欢迎，真是机枪声、爆竹声连成一片，弄得敌人风声鹤唳、弃甲曳兵而逃。我们进到合肥时，敌军为了掩护津浦段侧背和蚌埠之苟安踞城顽抗，但被我三面重重包围。战斗非常激烈。当时，我革命军穿着绿色军装。有一天大雾弥漫，正当我师攻城肉搏时，敌炊事兵见到从后方来了几个穿绿色衣服的邮差，他们吓得乱叫：“敌人来了”、“敌人来了”，乱作一团，不打自溃，我军一直追到定远。敌军向蚌埠方向退去，我们意外地打了一场胜仗，连夺两座城池，缴获不少辎重器械。我军进入合肥城后，又就地休整，我等幕僚人员落得个浏览皖北名城的机会。合肥是个人杰地灵的古城，三国张辽“酒醉逍遥津”的遗迹就在城内。一天，我们约了李采书、段培基、刘体仁、黄学文等，一同到逍遥津品茶，还唱了一曲《逍遥津》京戏，抒发畅游之情。合

肥的名人委实不少，进步的、反动的都有。近代有李鸿章、段祺瑞，当代有冯玉祥、张治中、卫立煌。这里还是朱元璋的故乡。

随着北伐战局的发展，我左翼北伐军攻占了郑州、开封一线，本军攻占蚌埠，徐州已被我包围，故徐蚌间的宿州、夹沟，经本军半月激烈战斗，敌人大溃，我军一举夺取徐州。王天培并亲率5个师的兵力，直夺临城、兖州。这时，不料唐生智联合军阀孙传芳倒蒋，唐部由汉口东下直逼南京；孙传芳则率直鲁联军向北伐军反攻。我徐州方面北伐军三路总指挥李宗仁，挥师回宁御唐；致使三路前敌总指挥王天培被迫放弃临城和滕县，失去了徐州和蚌埠，退守合肥。尔后，蒋介石无法谢罪人民，便以处决王天培出气。后来，有人评说：唐生智倒蒋，北伐遭难；徐州失守，王天培是替罪羊。

1927年8月的龙潭血战，我北伐军将孙传芳的直鲁联军10余万众全部歼灭。9月，北伐军渡江，继续讨伐。这时，孙传芳主力已溃；士气颓丧，无法抵御。北伐军遂于1928年元月再克徐州，这时的北伐形势：唐生智部已被瓦解，孙传芳被打得落落大败；冯玉祥和阎锡山通电拥护革命；张学良通电易帜，准备入关。北洋军阀大势去也，北伐前途展现光明。我随部在徐州休整，被擢升为上尉参谋。由于北伐胜利，军民欢庆。我每天除了汇报联络情况外，常与朋友游览徐州胜迹，如范增墓、虞姬墓、云龙山、九里山和垓下等。想起那位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楚霸王项羽，只因他不纳范增之言，以致造成千古遗憾，令人可悲。同行的一位朋友说道：如果项羽当年听了范增的话，那么就没有《霸王别姬》的戏看了。说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是邓演达，副主任是郭沫若、方觉惠。我师政治部的人员都是由总政治部派来的。每到一地，便组织农民协会、妇女协会、工商业联合会、工会等，宣传“男女平等，婚姻自由”，“打倒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”，老百姓被压迫的冤屈案件

也随时受理。当时的社会面貌为之一新，士农工商皆大欢喜。

1928年4月，我北伐军推进到曲阜时，我们见到有“打倒养圣宫制”的标语。养圣宫里，住的是孔家72代孙孔德成，我们去见他时，他已吓得战战兢兢，说不出话来，由两个管家挟起他向我们鞠躬。那个管家喊了声：“宫爷礼到。”我们随便说几句，就去瞻仰“万世师表”孔夫子庙，见到大成殿的台阶上，有9根大龙柱，我们在龙柱旁曾合影留念。

我军从徐州推进以来，于1928年4月下旬攻占泰安，5月2日友军攻下济南，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“五·三”惨案，我外交特使蔡公时被日军撬牙割舌；这时津浦线之敌已基本肃清，张学良的奉军受命入关，平津之敌已成瓮中之鳖，故于6月上旬，我军主力攻克北京，敌军全部投降，着手改编和遣散，北伐胜利结束。这时我师便在泰安附近就地休整，大家庆祝北伐胜利。

我第十军从贵州出师后，曾经一战荆沙，再战合肥，三战南宿，四战徐州，五战运河，六战滕县，七夺兖州，八攻泰安，可谓功绩辉煌。3年北伐，肉搏疆场，伤亡数万，追悼会上，无不至诚尽哀，为牺牲袍泽哀之、荣之。

（原载《湘西文史资料》第十一辑）

三 进黄埔 做时代军人

1928年7月，北伐胜利结束，全国部队开始编迁，以精简单位、裁汰老弱、充实战斗力。将军缩编为师，师缩编为团，团缩编为营，营缩编为连。并明令各部队弃弱留强，编去者不准请留，编留者不准请去，违者按军法从事。当时被编迁的行伍军官，他们都由士兵积年累月的血汗所换来，北伐胜利了，只希望升官晋级，光宗耀祖，没料到反而被编去。一些被编裁的行伍军官，就这样悲愤地离开了部队，当时，我是被留任之军官，也感到行伍军官没有什么前途，当知道黄埔军校具有革命传统，便决心报考黄埔深造。于是我坚决要求编迁，报考黄埔。经过多次要求，终于获准编迁。我与黄学文、杨迺昌等7位同伴，各自带着编迁证明，于8月底到达南京，从黄埔军校招考公告中得知，系专招北伐编迁的优秀青年军官，成立军官研究班，凭编迁证报考，名额1500人，定期考试。这时，我们除了打听考试科目，各自准备应试外，每天尽情地游览南京名胜古迹，如紫金山、明孝陵、雨花台、莫愁湖、五洲公园等，有时看看戏，听听梨花大鼓。那时的南京曾是“五省联军”总司令孙传芳的都府所在地，达官贵人花天酒地，歌女名妓愁肠婉转。此种世道，使人似有一种“商女不知亡国恨”的感慨。我们在南京悠悠忽忽地过了一个多月，到了11月，大家才紧张认真地参加考试。结果我们7人中，取录4人。3个落榜的有两个大学生。我们录取的4人，只得典卖衣物，为落榜的3位同伴作为路费，就这样与他们依依作别了。12月1日，我们4人进校报到，首先剃了光头，穿上棉军服，扎上横皮带，开始了“新军人”的生活，感到非常欣幸。这是因为觉得来之不易，应该努力学习，无论是在讲堂还是在操场，都认真对待，自认学